

知识论转向

张东荪以“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非写真说”为主干,在金岳霖知识论之外,构筑起另一个知识论系统。可从条理 (order)、多元 (plural)、解释 (interpretation)、逻辑 (logic) 四层面,来观察此知识论系统。

以此知识论系统为基础,张东荪构建出“知识论主义”。他以此“知识论主义”,实现了中国哲学之“知识论转向”;又以此“知识论主义”,开辟甲午以降中国哲学史上之“新子学时代”。

张氏构建与中华哲学新子学时代

张耀南 著



人民出版社

知识论转向

张氏构建与中华哲学新子学时代

张耀南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封面设计：木 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论转向：张氏构建与中华哲学新子学时代 / 张耀南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7-01-019489-9

I. ①知… II. ①张… III. ①张东荪（1886—1973）—关系—哲学史—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1392 号

知识论转向

ZHISHILUN ZHUANXIANG

——张氏构建与中华哲学新子学时代

张耀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0.5

字数：360 千字

ISBN 978-7-01-019489-9 定价：8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代 序^①

在最近半个世纪中，张东荪几乎全被人们遗忘了，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在报刊上看到介绍他的文章，但这两三篇文章也只是说了点他的片断生活事迹，而没有涉及他在现代中国哲学上的贡献与成就。张耀南的这本《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可以说是 50 年来中国大陆的第一本研究张东荪思想的著作。

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② 中说：20 年代末张东荪把他对西方哲学各流派介绍的文章“搜集起来，成为一巨册，叫做《新哲学论丛》，其中有一篇讲述柏拉图的‘理型’的文字，表示他对柏拉图以及新实在论的共相说研究的结晶，而且也能见出他的批评与融会能力。那或许要算是 1929 年前后，谈西方哲学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此后几年，他似乎读了康德，对认识论用了一番工夫，糅合各家学说，撰成一册《认识论》（1934 年版），认为知识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感相及其背后的条理、格式、设准、概念等所构成。这书同时有英译本刊行。这大概要算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据我了解，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上看，张东荪无疑是我国 20 年代至 40 年代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不仅努力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而

① 汤先生此《序》原为拙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而写，因本书第一、二、三章源于该书，故借为本书之序，以示对先生之怀念。《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出版于 1995 年 12 月，入“国学精粹丛书”，由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联合出版。去今已二十余年。二十余年间，先生之教诲历历在目，未敢或忘也。

② 此书于 1947 年由重庆胜利出版公司印行，1989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

且企图建立一新的哲学体系。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缺乏系统的认识论理论。除了张东荪对此有较早的认识，其他哲学家如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都先后对此有所认识，并且都先后企图从不同的路径为中国哲学建立知识论的理论。熊十力希望借助佛教的唯识学来补足中国传统哲学没有知识论理论的这一缺陷。他写的《新唯识论》本来应有两部分：即《境论》与《量论》，但他仅仅完成了《境论》，而没有能完成《量论》。在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①的《初印上中卷序言》中说：“原本拟为二部：曰境论（自注：境者，所知名境，本佛典。今顺俗为释，如关于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等。有所知、所见或所计持者，通名为境）；曰量论（自注：量论者，知之异名。佛家有证量及比量等，即关于知识之辨析也）。只成境论一部分，量论犹未及作。”在熊十力一封《答牟宗三》的信中说到《量论》，他说：“此书实有作之必要。所欲论者，即西洋人理智与思辨的路子，印人之止观，及中国人之从实践中彻悟……《量论》于中、印、西三方面，当兼综博究。”（《十力语要》卷三）

因而熊十力企图用“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方法建立他的“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的《量论》体系。他还明确地说：“余于哲学，主张思辨与体认二者交修。惜《量论》未能写出。”（《十力语要》卷三）又说：“哲学方法，则思辨与体认须并重，余欲为《量论》一书，明此义。”（《十力语要初读》）据此，熊十力批评宋明理学，他说：“宋明诸儒不求思辨之义，虽高谈体认，而思辨未精，则不以混沌为体认之实得者鲜矣。”（《新唯识论（语体文本）》附录）看来熊十力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不得不考虑建立一“思修交尽”知识论体系。其后，1955年，撰写《原儒》，熊十力于“绪言”中略述《量论》大益，虽语焉未详，但仍可见熊十力之用心。

① 此书有1940年初的上卷自印本，1942年1月重庆北碚勉仁书院哲学组印的上、中两卷本，1944年3月中国哲学会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种之一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卷本，以及1947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的三卷本。

金岳霖在《中国哲学》^①一文中说：“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所以他认为，要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就必须打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这种逻辑、认识论不发达的状况。于是金岳霖于1935年出版了他的《逻辑》一书；1938年写成《论道》，1940年出版，这部书是讨论本体论问题的；《知识论》完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但不幸丢失，我们现在见到的《知识论》是1948年重写的，1983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知识论》系统地表述了金岳霖关于知识的理论，这部书深受西方哲学特别是新实在论的影响，这点是大家都了解的。

冯友兰的《新理学》采用西方哲学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建立其哲学体系。他认为，他的“新理学”“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新建立形而上学”（《新知言》第六章，《新理学的方法》）。而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形上学只是对“经验作形式的释义”。他说：“我们对事物及存在，作形式的分析，即得到理及气的观念。我们对于事物及存在作形式的总括，即得到大全及道体的观念。”（同上）由此新理学提出四组命题，建立起他的新理学体系。但冯友兰并未于此停止，如果说他在《新理学》中采用的是逻辑分析这种从正面阐释形上学问题的方法，那么他的《新原人》则是采用直觉体认的从负面阐释形上学的方法，他在《新知言·新理学的方法》最后说：“形上学的正的方法从讲形上学起，到结尾亦需承认，形上学可以说是不能讲。负的方法，从形上学不能讲起，到结尾也讲了一些形上学。”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的最后一本就是这本《新知言》。

《新知言》这本书，照冯友兰的看法是要为新理学体系确定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冯友兰认为，他的新理学体系不仅是接着中国传统的宋明理学讲，而且也是接着西方哲学的传统讲的。所以他的新理学不仅要讨论形上学问题，而且要讨论知识论问题。《新知言》这部书的重点正是在于分析西方

① 此文写于1943年，先用英文发表于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0年第1期，题为“Chinese Philosophy”，后又译成中文发表于《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哲学家建立他们哲学体系的方法，并认为新理学的方法是“最哲学的形上学的方法”。冯友兰如此重视哲学方法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他在《新言·绪论》中所说：“我们对于经验，可以注意于其内容，亦可以注意于其程序。所谓经验的内容，就是经验者对于经验的对象所有的知识。对于经验的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又可分为对于经验的程序者，及对于经验的内容者。前者就是哲学中底知识论，后者就是哲学中的形上学。”（着重点为笔者所加）由此我们可知，冯友兰所说的新理学的方法也就是新理学的知识论。

贺麟有一篇重要论文《知行合一新论》^①，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知行”问题不仅是伦理等问题，而且是知识论问题。他说：“知行问题，无论在新的新理学或新心学中，在西洋的心理学和知识论中，均有重新提出讨论、重新加以批评研究的必要。我甚至以为，不批评地研究思有问题，而直谈本体，所得必为武断的玄学（dogmatic metaphysics）；不批评地研究知行问题，而直谈道德，所得必也为武断的伦理学（dogmatic ethics）。因为道德等研究行为的准则、善的概念，不研究与行为相连的知识，与善相关的真，当然会陷于无本的独断。”据此，可知贺麟已看到研究知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也可看出他企图把知识论问题从伦理道德问题中分离出来。接着贺麟对知行问题从多角度作了知识论和心理学上的分析，并用西方哲学家（如斯宾诺莎）的思想来分析和丰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学说，以证“知行合一”学说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也正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而注重了知识论方面的探讨。

上面说到的几位现代中国的哲学家都对知识论问题很重视，但是在这几位哲学家之前，张东荪已经写成了他的《认识论》了。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近五十年来张东荪这个人不便被提到，因而使他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也被

① 此文发表于1939年《国立北京大学第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1989年又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

埋没了。张耀南利用三年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广泛搜集有关张东荪的资料，对张东荪的生平与思想作了全面的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张东荪知识论研究》。现在他把这篇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并将出版，他要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个序，我作为他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自然是不能推辞的。

张耀南这本《张东荪知识论研究》不需要我作全面介绍，只想提出以下几点：（1）由于多年来没有人对张东荪思想作过研究，因此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张耀南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研究张东荪思想的第一本专著；（2）该书颇有说服力地提出张东荪是中国现代哲学界第一位建构系统知识论理论的哲学家；（3）该书把张东荪的知识论和金岳霖的作了细致的比较，并指出张东荪开辟出一条与金岳霖知识论完全不同的途径；（4）该书对张东荪知识论自身存在的矛盾的分析颇有独到见解。当然，我不能说张耀南的《张东荪的知识论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但我可说这本书不仅对研究张东荪思想有开创之功，而且这本书本身也是一本有相当深度的哲学著作。

汤一介

1995年6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代 序	汤一介	001
-----	-----	-----

导 论 张东荪与中华哲学之“知识论转向”	001
----------------------	-----

明确提出了否定本体之思想——明确提出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必迁就知识论之立场——明确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认识论主义”——试图彻底改变中华哲学之发展方向

第一章 条理 (order) 论	023
------------------	-----

一、条理与知识	023
---------	-----

知识作用之本性——条理之三种含义——条理之特点——条理与知识等同——知识与真实性——条理只是知识之必要条件

二、条理与经验	040
---------	-----

条理是内外交互而成——条理由于经验不成于经验——“真属于外界”之条理是否存在——不能通过经验之归纳达成条理——中间道路不成功——负限原则与否定论——负限原则与归纳原则

三、条理与理学 054

“新理学”对“理”之释读——张东荪对“理”之释读——“条理说”能解释更多现象

第二章 多元 (plural) 论 073

一、元与多元 076

外在根由——感相——格式——设准——概念——多元之六种意义——与康德之不同——金岳霖启用与“知识之多元说”正相反对之主张

二、冲击与调整 101

“物质论”之批判——“观念论”之批评——格式被放弃——设准被弱化——承认层级与叠合——侧重点转移

三、间接呈现说与直知对象论 123

“三大贡献”之说法——张东荪“内在关系说”与金岳霖“外在关系说”之争论——张东荪“间接呈现说”与中华哲学（包括金岳霖）“直知对象论”之不同——“知识之多元说”与批判实在论

第三章 解释 (interpretation) 论 135

一、解释与知识 136

向外之路与向内之路——知觉之“非写真说”——知识诸元之非写真性——三种知识系统之非写真性——与波普尔之一致

二、解释与真理 158

解释不是任意的——面观与真理——三种知识之真——真理是理论同理论之间之对比——与波普尔之不同——与当时欧西知识论——与金岳霖真理观之不同——存在之问题

三、解释与打通	178
知识与意见——发现与发明——理智与直觉——科学与形上学——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	
第四章 逻辑 (logic) 论	197
一、逻辑与文化	197
非先天、超验、先验、根本、普遍、唯一——是多种多样的——受文化逼迫、左右或支配——次第发展起来、有先后关系	
二、逻辑观之发展	200
区分认识论在先与名学上在先——逻辑关系可选择、但不可随意——在逻辑之可替换性上退步——强调逻辑之非随意性——名理界非内非外——泰西名学非人类共同之唯一工具	
三、四种逻辑	210
关于传统逻辑——关于数理逻辑及符号逻辑——关于形而上逻辑——关于社会政治思想逻辑——四种逻辑之关系——唯一性与多样性	
四、金岳霖之批评	222
刘易斯逻辑思想影响张东荪——金岳霖借批驳刘易斯批评张氏——张氏不区分逻辑与逻辑学——张氏不分种类与概念——张氏乱用逻辑两字——逻辑甲与逻辑乙无根本不同——逻辑是唯一、永真、积极、必然的	
五、所受其他批评	232
王中江评金岳霖——牟宗三认逻辑为绝对、普遍、非约定、唯一——牟氏不主张有好几套逻辑系统并存——牟氏认辩证法不能成为一个逻辑——知名大学者均主张“唯一逻辑”	
六、对辩证逻辑之批评	239
黑格尔头脑不清有三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异有三项——混淆对待、负面、矛盾三者——既非法则又非方法、又不能兼是——既非科学方法又非思	

想律——变与辩证是两个概念——单纯比附与名辞含混

七、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 246

王昭公、胡绳、金岳霖、潘梓年等欲取消形式逻辑——谭辅之分为主要之两派与附带之一派——形式逻辑派之主将与中坚——一直不承认本体论——不反对辩证法本身

八、三个“必要条件”之说 255

“对”只是“真”之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道德”只是“救国”之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衣食足”只是“知礼义”之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应用逻辑学

结 论 以“知识论主义”开辟新子学时代 257

一、“新子学时代”之说法的来历 257

冯友兰划分“子学”与“经学”两个时代——韦政通谈“经学”——章学诚另有说法——“撇开经学而自发表思想”即进入“新子学时代”——开辟“新子学时代”之基本含义

二、“张东荪哲学”之性质的界定 264

冯友兰之说——冯契之说——《中国大百科全书》之说——刘放桐之说——王岳川之说——章立明之说——“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

三、“张东荪哲学”之时间上的首出 271

多元认识论：甲午以降最早之认识论——知识社会学：甲午以降最早之知识社会学——独立知识论：甲午以降最早之“知识学”

四、“知识论主义”乃“独立知识论”之核心 289

“认知”是哲学研究之起点——以“认识论”为出发点最基本、最直接——不为形而上学本体论开“后门”、留“活路”——完全取消本体论——知识论可以自足——“认知”直接而不纯粹——“独立知识论”可能且必须——当特别注意知识之“集合性”——知识论是最高的

五、具备成为一“子”之条件 291

“张东荪哲学”之总览——“张东荪哲学”之“新”意：知识论方面——“张东荪哲学”之“新”意：宇宙观方面——“张东荪哲学”之“新”意：道德哲学方面——“新子学时代”之特色重申——“在廖平未死之前”已有“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

代 跋 倾向于建立自己“新整体主义”思想体系 罗亚娜 345

看到了“重要的知识论转向”——推进知识论领域之“新整体主义”——“中国新知识论”有改变世界之勇气——倾向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附录一 多元认识论重述 367

——认识论主义或知识论主义成立宣言

附录二 思想言语与文化 399

——中华知识论独立宣言暨欧西知识论非普世宣言

附录三 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 431

——中华逻辑独立宣言暨欧西逻辑非普世宣言

附录四 知识社会学与哲学 464

——独立知识论宣言

主要参考文献 469

张东荪与中华哲学之“知识论转向”

胡军博士《从知识看人性——兼论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作用》一文，对金岳霖（1895—1984）评价极高，但却并不认为金岳霖实现了中华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文中评价金岳霖说：

《知识论》一书使金岳霖成为中国知识论领域的开拓者，而不是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奠基者。理由是，金岳霖并不是像康德那样，把知识论看作是哲学的核心。相反，他却仍然沿袭康德之前的哲学传统，认为本体论或玄学是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的基础，他指出：玄学是“统摄全部哲学的”。^①

金岳霖是中国现代知识论大家，连他都没有实现中华哲学之“认识论转向”，还有其他人能完成这一转向吗？

著者以为，完成了此一转向的人，是张东荪（1886—1973）。

① 胡军：《从知识看人性——兼论知识论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见李中华、王守常编：《文化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一、明确提出了否定本体之思想

要实现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或“知识论转向”，著者以为，并不一定非得否定本体、不要本体论；但否定本体、不要本体论之哲学，却肯定是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或“知识论转向”的。

张东荪一直是不承认本体论的。早在1924年，他便认定“本体”是正在创造中的，而不是已成的。他说：“我……以为本体宁可是正在创造中的；而不是已成的。我们不妨以进行来代起源；我们即使知道了宇宙的起源亦必不能算完全知道了宇宙的本体。……所以我们不必注眼于根源而当注眼于进程。这便是我的本体观。”^①这样的“本体”无疑是动的本体，是正在构成中的本体；这样的“本体”，以一般本体论者的眼光观之，无疑不是本体。

1932年，张东荪又对“本体”发难，认为通过知识论我们找不到本体，所以本体只是一种设定或要求。他说：“……我们不管在经验上是否有常在不变的本质，而总是想拨开这些万变的现象以探求其背后的本体，则这个本体不过是我们的一种要求而已。在其未实现以前即有了要求，则这个要求便是一个假设，亦可名曰设定。”^②说本体是设定，是说它没有知识论上之依据；既没有知识论上之依据，对张东荪这样以知识论居先的人而言，也就没有了可靠之根基；所以他主张不要“本体”。

他在《认识论的多元论》一文之结尾，在阐发了其全部知识论后说：“……自相对论、量子说、波子论出来以后，整块的‘物质’已不能有了。”^③换言之，本质、由此而演成的本体，已不能有了。1934年的《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一文再次重申：“……我们所要知道的只是科学对象的‘事实’，

①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9—90页。

② 张东荪：《认识论的多元论》，载《大陆杂志》第1卷第3—5期（1932年9—11月）。

③ 同上。

而不是形而上学对象的‘本体’。”^①

否认本体，不承认本体论，张东荪此套主张，是出了名的。南庶熙是一位积极地从各方面为张东荪辩护的人，他在很多点上对张东荪之理解，是准确的。他在《答二十世纪记者叶青》一文里说：唯物论“把本体论看作哲学研究中极重要的一个部门。张东荪的哲学没有那样的本体，当然没有那样的本体论。我说张东荪所谓本体即是英文的 reality，而绝不是英文的 substance。”^②就是说，张东荪虽也有时提到本体，提到本体论，但却决不是 substance 意义上之“本体”，而只是 reality 意义上之“本体”。南庶熙对张东荪的这个说明，是恰当的。通过这个 substance 与 reality 的分别，张东荪字里行间前后左右之“自相矛盾”处，也就悄然冰释了。

1935 年写完、1936 年发表的陈伯达的《腐败哲学的没落——为批判张东荪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而作》一文，对张东荪的哲学，也有一点上的准确把握，这就是它认定张东荪是否定本体论的。这篇文章说“腐败的哲学家已索性地否认了哲学上本体论的存在，却假称哲学上只剩下认识论了”^③，是对的，只是张东荪不“腐败”，也不是“假称”。这篇文章说“腐败哲学家的否认本体论，并进而取消认识论”^④云云，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因为张东荪并不取消认识论。这篇文章又说“腐败哲学自觉地宣告了本体论的废弃，自觉地否认了任何认识的可能与存在”^⑤云云，亦是有对有不对：说“自觉”、“本体论的废弃”是对的，说张东荪否认认识之可能与存在，便又不对。张东荪是否认本体论的，但却并不否认认识论。相反地，他是高扬知识论的。

①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见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上卷，北平民友书局 1934 年版，第 192—193 页。

② 南庶熙：《答二十世纪记者叶青》，见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上卷，北平民友书局 1934 年版，第 289 页。

③ 陈伯达：《腐败哲学的没落——为批判张东荪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而作》，载《读书生活》第 4 卷第 1—2 期（1936 年）。

④ 同上。

⑤ 同上。

张东荪所否定之“本体”，是什么意义上之“本体”呢？且看他对于“本体”的界定：

(1) 一个名曰现象 (appearance)，一个名曰本体 (reality)。本体又可名曰实质 (substance)。^①

(2) 实体论就是本体论，乃是研究宇宙的最终本体是什么。^②

(3) 不能和西文的 substance (即本体) 相比拟。因为照西文这字的原训是“背后的东西”的意思，因此总离不了“本质” (ultimate stuff 即原始材料) 的意思在内。^③

(4) 这个“黄”与“硬”当然是所谓“属性” (attributes)，但每一属性必有所附丽。他所依附的就是底层；由底层乃生有“本体”的观念。于是这个本体乃变为无尽的泉渊。……但凡属性所云谓必系对于一个本体而施。^④

(5)……于是有因果必有相互，有相互必有本体。三者同为不可缺。……这个见解真能道破西方人本体论上的根本条件。^⑤

(6) 至于本体在西方却近于“本质” (ultimate stuff)。^⑥

(7) 须知西方人所谓本体 (即本质) 即是指宇宙的原本材料 (ultimate stuff or substratum)，而我们中国不注重于这个材料本身与材料所造者之分别。因此我们中国人所追求者不是外物的根底，而是部分如何对于整体的适应。^⑦

(8) 本体是指万物的“底子” (substratum)，而整体是把宇宙当作“一个”。^⑧

① 张东荪：《哲学》，上海世界书局 1931 年版，第 11 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③ 张东荪：《从西洋哲学观点看老庄》，载《燕京学报》第 16 期（1934 年），第 138—139 页。

④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179 页。

⑤ 同上书，第 186 页。

⑥ 同上书，第 213 页。

⑦ 同上书，第 102 页。

⑧ 同上书，第 117 页。